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二十六回 凝翠堂四美論茶史 鴻文館群芳行酒令

話說德氏的新媳婦姓鍾名可姑，也是個聰明俊秀的小夫人。老太太、金夫人等也極喜愛。待新媳婦行過禮後，因金夫人要留德氏在逸安堂吃飯，老太太吩咐德清等領新媳婦往會芳園散心。又向新媳婦道：「我們這裡也有個小小的花園，你與這裡的姊妹們同去玩一玩，人家的小孩兒，到了我們這裡，諸般都是羞怕的，豈有不悶的呢。」德清便領著他，先往憑花閣來。大家閒話間，爐湘妃笑道：「瘦子的尊名可叫姑，也不知是因為乍聽的緣故，叫起來怪拗口的，或者存意改字，將姑字改為人字，不知可使得？」

那新奶奶心性穎悟，原也不在爐湘妃之下，遂笑道：「姑娘一見面便肯見愛改名，誠可謂有緣分了。從此人問時，我便叫做可人就是了。只恨我與姑娘這般親熱和順的人，相見太遲了。」說說笑笑進入會芳園，至綠波堂坐下。可人見那亭四面，一周遭兒種了各色茶樹，碧水繞欄外，綠蔭滿亭中，只映得人影皆碧，真個是清幽無比。門額上大書「綠波亭」三字，兩側對聯道：

兩後烹茶煙色綠，窗前對局指猶寒。

鍾可人道：「這『綠波』二字不但新奇，將此處景物都已說盡，這必是德姐姐的大筆了。」德清道：「這名兒雖是我擬的，字倒是璞玉寫的。」可人笑道：「原來是德姐姐璞兄弟的手意，據我看來，這許多茶樹綠蔭，雖可題『凝翠』二字，卻不能將這一帶綠水說上來，這『綠波』二字，將樹與水的意思，總寓在內了。所以，可謂作與寫俱美矣。」德清道：「『凝翠』二字，原比『綠波』這名新奇，文詞也清雅，我擬這名，原是不好的，虧了寫的字體好倒遮了名字的俗氣了。」爐湘妃笑道：「既如此，也不難，一會兒叫璞玉來，改了這匾，寫上『凝翠』二字就是了。」大家說笑，不提。

丫頭們在階下忙著，或汲水，或燒爐，有幾個彩茶，又有幾個拭杯，不一時沏了上來。只見嫩色過綠蔥，真個可羨。一入口，清香透脾，與素昔吃的茶大不相同。可人笑道：「我自幼倒也嘗過各色茶的，這樣茶卻才嘗著，只恨我嘗得太遲了。」琴自歌睨了爐湘妃一眼，笑道：「這新奶奶，方才一見爐妹妹，便恨相見太遲，這會子嘗了茶，又恨吃的太遲了，如此看來，可知新奶奶是天下第一恨人了。」爐湘妃明知他奚落自己，笑道：「別人恨的深，所以都隱在心裡，只這新嫂子是不打緊的淺恨，所以出之於口了。」說得自可人起，聖萃芳、德清等都大笑起來。

可人又道：「這茶不但葉子清香，水也甘美，原來德姐姐常享著這般清福。」德清道：「我倒素日不大吃茶，據說這些茶樹都是我們曾祖父時種的，因買的茶多是假的，所以，不惜重價，從各地尋好茶籽來種的，至今方長成，十餘年前茶才熟了。種樹既如此慢，不知當時如何未栽活樹？」琴自歌笑道：「姐姐原來不知這緣故，茶樹不比他樹，可以栽植得活的，縱植千株，也不活一棵，所以古人稱定親為『下茶』，蓋言其既下一次，不可再移之意。」說畢，覷著德清笑。聖萃芳道：「我聽得說茶的名目極多，一時不能盡記，又據郭璞之說：『早彩者謂茶，晚彩者謂茗。』如今不分早晚，統稱為茶了。若論起茶來，除明目止渴之外，全無益處。本草上說：『常飲則去人脂，令人瘦。』人若嗜茶太過，莫不百病所由生矣。所以家父常戒我說：『多飲不如少飲。』」可人笑道：「那話極是，況且，此時真茶愈少，假茶愈多，縱然是真茶，倘或貪飲無度，早晚不離，莫不未老之先，元氣暗損，精血漸消，致成嘔吐，或成痞脹者，又患其他內症，皆由茶之為害也。然而，嗜好者猶不自知，得了病尚不自悔呢。古人延年者多，今人長壽者少，皆因用茶酒之類，日漸受害，進而一至消磨其壽命了。所以聖如姐姐此言，乃是千古不易之定論，論人於迷團者不少。無如那些嗜酒好茶之輩，一聞此言，偏執謬言左理，百般辯論，甚或失笑打趣，習俗移人，相沿久矣。縱令說破舌尖，有誰肯信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茶誠有雲：除滯消壅，一時之快雖佳，傷精敗血，終身之害斯大。獲益則功歸茶力，貽患則不為茶災者，豈非福近易知，禍遠難見乎？雖然浸燥消膩，世間固不可無茶，若嗜飲無忌，其為害也不淺，因又稱茶為『毒橄欖』。蓋橄欖初食則其味極苦，久之方覺其甘味，而茶則初飲雖甘，久後方顯其害，所以稱為『毒橄欖』了。」爐湘妃笑道：「適才嫂子說，假茶極多，不知以甚麼東西代做的？這假茶是自古已有，還是近時才出來的呢？」琴自歌從旁笑道：「假茶自古即有，《博物志》上張華有云『飲真茶令人少眠』，可知自古已有假茶了。況且，醫書猶載著『不堪入藥之假茶極多』。」可人道：「如今浙江等地，以柳葉做茶者頗多，幸而柳葉無毒，所以偶然吃些，也無甚妨礙。只因人性狡猾，貪心無厭，據聞近來吳門等地，有幾百家，將泡過的茶葉再曬乾，用諸般藥料，製得竟與新茶一般，因以漁利害人呢。你們想這事，可恨不可恨？」眾人見他又恨起來，大笑一陣。

湘妃道：「他用甚麼藥料，這般製作呢？」可人答道：「說是用雌黃、花青、熟石膏、青魚膽、柏枝汁之類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知道了，其用雌黃者，以其性淫，茶性亦淫，二淫相合，雖是晚茶無不變為早春之理。用花青者，蓋取其色之青豔之意，用柏枝汁者，用其清香之味，但不知用青魚膽是何緣故？」可人笑道：「只怕是先去其腥臊取其苦味。」萃芳想了一想道：「雌黃之性極毒，經火可比砒霜，故與石膏並用，以解其毒，又可使茶起白霜潤色之故了，這豈是玩的？人若常飲，豈有不腹痛嘔吐之理。」又點頭道：「原來有這許多毒，所以，家父戒我勿飲，為此緣故了。」熙清笑道：「我們能吃多少茶，怕起這個，一日多不過五、六碗罷了。」聖萃芳道：「大凡誤人就是因為這話了，今日五六碗，明日五六碗，日積月累，到了四五十歲，豈不是幾千幾萬個五六碗了？」

正說著，逸安堂的丫頭們叫吃飯來了。德清笑道：「這四位美人講論茶史，聽得我迷了，連吃飯都忘了，這會子走吧，吃飯去吧。」熙清拉著聖萃芳、鍾可人二人手，道：「二位先生不論藥性也罷了，這裡沒人請你們治病。」說說笑笑走了出來。飯畢，往介壽堂來了。老太太吩咐德氏：「明兒給璞玉做生日，他們姊妹們要設宴請我，叫宮丫頭早些過來。」

孟嬈慮著明日設宴的地方，因鬆月軒屋窄不便，遂將介壽堂東邊的鴻文館打掃乾淨，安排妥了書畫，陳設桌椅等件。原來這鴻文館，與介壽堂西邊的爐如閣相對，為賁侯曾祖在世時內院讀書之所，所以極是深闊潔淨的。

且說，次日璞玉清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穿了吉服戴上禮帽，先往祠堂前來，只見高珍、永助、瑤琴、寶劍等，早在那裡備了香火等候。璞玉獻帛拈香叩拜畢，再往介壽堂來，給老太太磕頭。

老太太歡笑祝祉不止，賞了壽星、如意、金銀果子、大小荷包各一對。璞玉叩謝了，又往逸安堂來。彼時，賁侯因屬部差遣，巡邊去了，不在家中。璞玉遂向著父親常坐的座位，行了雙拜六叩禮，又拜了金夫人、吳姨娘。回來，領著玉兒、代小兒二人，先往翠雲樓下，拜了賁夫人，又到綠竹齋拜過了鄂氏太太，順便也與聖萃芳、爐湘妃二人施了禮。回身入海棠院，與琴自歌行禮。又出垂花門，往孟嬈家行禮回來，進自己屋裡，一入門便嚷：「累了，累了，精疲力竭了。」說著便脫吉服。金夫人早已吩咐家中丫頭小廝們，不給璞玉拜壽，惟恐折了他的福。因此，福壽等只向前道了個「喜」字。璞玉歪在床上，剛吃了半盞茶，便聞院中唧唧呱呱，眾人喧笑，走進一群人來。

原來，元霄、靈芝、丁香、梨香、翠玉、鸚哥、憑霄、玉清等七八人個都抱著紅氈子進來，齊笑道：「慶壽人擠破了門了，快拿面來我們吃。」接著又有宮喜、熙清、妙鸞、錦屏等也都來了。

璞玉忙起身笑道：「姐姐妹妹們特來，我實擔不起。」又回頭叫：「快倒茶來。」相讓坐下，玉兒倒上茶來，只見秀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也來了。璞玉笑道：「各屋來一個人也罷了，又何必挨個兒都來呢。」熙清笑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們憑花閣，來丁香一個人，德姐姐我們兩個都不必來了，可是我怎麼又來了呢。」

璞玉聽了這話，猛然想起，忙站了起來，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今早各處行禮時，因我們姐姐起的晚，打量他沒梳洗完，所以先往嬈嬈家去的，回來歇了歇，幾乎忘了。」遂忙穿吉服，戴了朝珠，慌忙往外走。福壽跟著叫道：「留下一屋子客人，也不請面吃，就走了？」璞玉回頭道：「你且替我敬客，我就來。」說畢，忙出去了。

這邊又自賁夫人那裡送來了長命練鎖一付，福壽雙全的金錢一個，靴襪各一雙。鄂氏太太那裡送的是長壽佛一尊，瑪瑙如意一

個，紗織荷包一匣。孟嬈一一收了，酌量賞了送來的丫頭們去了。

當時，日已向午，璞玉自憑花閣回來，剛吃了一碗麵，丫頭們從鴻文館來說：姑娘們都已在那裡等著行禮。璞玉忙放了碗箸，重整衣冠，往鴻文館來。只見正間北邊設著八寶玻璃屏，前面大條桌上的寶鼎內焚著龍涎香，玉瓶內插著各色花兒，下邊鋪了一地繡花毯，東邊一帶，德清為首，聖萃芳、琴自歌、爐湘妃、宮喜、熙清等，都豔服盛妝，簪累絲，披雲肩，站了一排，真個是個個如上方仙女，仙界奇顏。身後站立各自的丫環，手捧方盤，盤上擺著各色禮物，實是光彩奪目。當下，璞玉頭戴簪纓輕涼笠兒，身穿藕荷箭袖繡花衣，腳下粉底青緞靴，腰繫碧玉大寬帶，兩膀上帶著素綾繡巾、金絲荷包等件，向眾人施禮，一似明月清風，煥彩玉殿。眾姑娘齊陪笑，將各自所備之物，或一字一麝，或一扇一詩，或一匣一畫，各色禮物，送給璞玉，大家齊賀道：「願你壽比滄海長天，福如山嶽永固。」璞玉因多是姐姐們，遂忙跪下磕頭。群姑娘齊還了禮，大家歸坐，吃茶。德清先笑道：「今日風和日麗，人物共歡，其實應了這好日子了。」眾人正說著話，只見媳婦們來回：「筵席已備。」聖萃芳、琴自歌二人齊起身道：「天已正午，我們請老太太去吧。」說畢，往外去了。

不一時，老太太、賁夫人、鄂氏太太、金夫人等，領著一群媳婦丫頭們來了。璞玉忙迎了出來，與眾姑娘降階見了禮。老太太入屋，見擺設整齊，歡喜不盡，遂上西邊炕上正中重疊疊的座上坐定，賁夫人讓著鄂氏太太與老太太並坐了。自己在北側南向而坐。老太太又施恩，命金夫人在南側北向坐了。再吩咐姑娘們各自入坐。德清笑道：「今日是為我兄弟做生日，不可與往日比，客人姑娘們坐上首才是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席原為兄弟而設，所以璞兄弟上坐才是正理，或者依舊德姐姐坐了就是了，又何必故遜。」德清笑道：「使不得，或者客人，或者主人兩個中一個坐也罷了，今日我斷不可占上坐。」二人正相推讓時，老太太吩咐叫聖萃芳坐了首位，然後德清、宮喜、璞玉、熙清等，序齒入席。

原來，在北邊一連擺了三張高幾，七把椅子，起坐甚便。璞玉起身，自老太太始，依次捧杯。至聖萃芳前時，萃芳陪笑向璞玉道：「其實該由我們奉酒，賀兄弟千秋才是，豈可勞兄弟捧杯。」璞玉也向萃芳笑道：「今日眾姊妹賞臉，給我做生日，全是由姐姐一人熱心提起的，兄弟便磕頭，尚不足答姐姐盛情，白敬一杯酒算什麼。」爐湘妃拍了一下聖萃芳肩上，道：「你快接了杯吧，不然你的千歲爺便要跪下去了。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

璞玉又奉琴自歌酒，琴自歌也不遜讓，也不言語，起身接了，二人四目相視，兩心相照，也就盡了心了。

老太太見南面窗下地上，鋪著氈子，放著兩三張矮腳桌子，便問緣故。聖萃芳忙起身回道：「我們想在介壽、逸安二堂服侍的丫頭們雖是奴婢，但有的歲數比璞玉大，有的同歲，也是因為服侍著老太太和舅母的，所以作璞玉生日時，也似可以坐坐，只因未獲老太太舅母示下，不敢擅便，還求老太太施恩。再則也是為了尋熱鬧，要老太太解悶的意思。」老太太笑了一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叫妙鸞、秀鳳、福壽、綿長、錦屏、玉清六個來，其餘罷了。」媳婦們齊應聲「是」去了。

一時，六人來挨著侍立，金夫人傳了老太太之命，叫他們坐下。六人告坐，在窗下依次向北坐了。下邊媳婦們忙斟酒上菜，真個珠璣滿坐，蘭桂芬芳。待灑過三巡，菜上五疊，聖萃芳笑道：「席上靜了不熱鬧，今日之宴，原是我起的頭兒，所以還是由我起頭兒行個令呢，但不知老太太、太太們入不入？」老太太笑道：「你先說說，我們聽了再處。」萃芳道：「我這個令，先從《千字文》上念一句，接著不拘新舊俗雅，說句歌詞，末後皇曆上說一句結尾，三句相聯，說成有意思的話，不能說的罰酒一觥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們老了，心靈兒也沒有了，那裡記得這許多，除了我們這一桌，你們兩邊一上一下，照這令去行，我們聽著笑笑。」熙清笑道：「這令聽著雖似嘮叨，倒極新奇，聖姐姐你就先說起吧。」聖萃芳遂吃了門杯道：

天地玄黃，黑風起時，不宜出行。

眾人聽了，真個是一書，一歌，一個曆書上的句子，連成一語，且是文意也無干礙。眾人都稱：「好。」下手該是琴自歌的，他此時正思量住在這裡及回家的事，聽了此令，便順口說道：

川流不息，無津海內，不宜種植。

湘妃早解其意，且又這一樣上，原是難不倒他的，即接口說道：

龍師火帝，須彌山重，不宜遷徙。

德清笑道：「你們如何只管說不宜，不宜，除了不宜，你們三個尋不出別的話了不成？難道皇曆的月令上說不得的？你們聽我說。」便說道：

雲騰致雨，高山嵐中，霓虹初現。

眾人聽了齊聲贊：「好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終是我瘦子穎悟慧敏，開口便與別人不同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。

下該宮喜的，宮喜笑道：「我原在文章上不大通的，況且，這些上頭又不好，請人代說，可使得？」聖萃芳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若說不能，下面桌上的人該怎麼著？」璞玉道：「宮姐姐真個不能說也罷了，我替他說了吧。」聖萃芳越發不肯起來，道：「你那麼聰明了不成？這個也要代說，那個也要替道起來，還要我這令官做甚麼，我已多吃了門酒了。」老太太、金、賁二夫人，齊笑著相勸，聖萃芳到底不肯，畢竟叫宮喜吃了半鍾酒，方准了璞玉代說。又道：「說的不合，加倍罰兩鍾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好厲害。」遂說道：

辰宿列張，高築福台，宜行祭祀。

聖萃芳道：「輪到自己時，能這麼說出來也罷了。」熙清笑道：「這會子該我的了，怎麼處，罷，罷，丑媳婦終須見婆婆。」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熙清也笑著說道：

化被草木，金泉源頭，鴻雁飛來。